

【个人记忆】

『五排房』里的夏老师

□刘增人

1959年秋，我考进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，成为该年级最矮、最小的学生。那时的山师，只有三座楼用于教学办公，都是一水儿的琉璃瓦大屋顶，闻名遐迩的千佛山恰好装点为合适的背景——那分庄重肃穆，确实令人肃然起敬。中间的一座文化楼，是学校核心区、办公的指挥部。中文系在西侧的教学二楼上课。这三座楼据说是副省长余修的大手笔，曾经被当作“浪费”的典型遭到批判。

次年，中文系毕业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级，一大批才子型的学兄成为我们最年轻也最亲切的老师。这个1956年入校、1960年毕业的年级，是我亲历的中文系历届学生中最“厉害”的年级。最让我心仪的，还是留校任教的那一批学术才子：赵锦良、高更生、夏之芳、李衍柱、王荣纲、张广岩……自然还有我记不起来的许多老师，几乎都住在操场北边的单身宿舍，大家称为“五排房”。好像是四个人一间，四张木质单人床，中间是硕大的木头书桌，才子们便在这里做学问。

我们刚刚入学时，是学生管理学生。每个年级有一个党支部，每班有一个班委、一个团支部。党支部书记是调干生梁耀华，年龄是我的整整一倍，社会经验、管理水平则超出不知道多少倍。刚入校第一件大事是下乡劳动，到黄河边上的齐河老马店公社开荒。二十名精壮的男生弓着腰喊着号子拉一张双轮双铧犁，顶两到三匹牲口干活。第二件大事是在学生中批判“白专”道路。几位偷偷写小说、写论文的，大都未能幸免。刚刚认识的同学，开始疏远起来。第二学年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，开始齐刷刷地转变为学生与炊事员的尖锐矛盾。具体起因就是有一位从上面派下来“蹲点”的陈部长召集全系同学宣布：为了支援灾区，同学们必须七个月粮食八个月吃，省出一个月口

粮上交。本来我们的月口粮是每人30斤，这时改为女生27斤，扣除3斤由各班男生平均分配。外文系、化学系女生多，男生沾光不少。中文系、数学系女生本来就少，平均下来男生也多不了半斤四两！于是，学生和食堂炊事员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中文系总支特地安排赵锦良老师做我们的年级主任，夏之芳老师做我们四班的班主任。赵老师就任之初，给全年级同学讲过一次话，胶东口音比较浓重，但态度非常热情和蔼，循循善诱。夏老师没有例行的就职演说，赵老师介绍之后，他浅笑一笑就退场了。直到我当选为生活委员，他到伙房帮厨，我们才熟悉起来。

也就是这时，中文系1959级四个班被安排到齐河赵庄公社参加秋收，帮助社员收玉米、刨地瓜、深翻地。报酬是地瓜蔓由我们拉回学校粉碎后做“代食品”。原来的班委会是入学时领导指定的，这时开始“全民公投”，我成为生活委员。我问班长胡葆炜，为什么要让我这个连小组长、小队长也没有当过的“白丁”当此“重任”？他说，同学们认为你称地瓜干时秤杆最平，也就是给大家分活命的口粮时心最公平！这样的信任，谁敢辜负？我于是成为那个特定时刻里比班长、团支部书记更重要的“班干部”。在赵庄，学校规定用学生口粮从大队食堂换煮熟的地瓜，每斤口粮换三斤地瓜。我和劳动委员张发魁商量，这太不合算，不如一斤口粮换五斤生地瓜，我们自己煮，至少可以得三斤半甚至四斤！经过年级学生会主席赵玉清联系，我们俩每天下午推着小车去大队食堂，亲眼看着大队会计过秤，回来洗好下锅，凌晨三点起来煮地瓜。我拉风箱，发魁添柴，保证同学们出工前一定吃上足够分量的熟地瓜。有情况的女同学不下地，就帮助摘、洗地瓜蔓。赵玉清想法搞

来“固体酱油”，酱油煮地瓜蔓就是我们每天不变的午饭和晚饭的“菜”。到劳动结束时，女同学和生病的男生乘卡车带着大家的被褥回学校，男同学步行从齐河回济南。其他班的同学一人只带一斤半熟地瓜，我们四班，每人三斤！那种成就感，以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。

回校以后，没有了下地出工的劳累，肚子的问题开始日益凸显，几乎每人都怀疑胖胖的炊事员“偷”走了我们的口粮。系领导于是又加派了几位年轻的助教帮助管理伙食，特别是清理账目。我记得傅春明、高更生、夏之芳、王荣纲等老师都曾经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承担过特殊的工作任务。他们把我们宿舍楼的楼梯间开辟为办公室。那里是走进楼门必经之地。每逢经过那里，往往看见夏老师打着算盘核对账目，深度近视眼镜的镜片好像玻璃酒瓶的瓶底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或午间的歇息时间，闪烁着一圈圈光影，我心里此时总是泛起一波莫名其妙的酸楚。走进伙房，常常看见夏老师卷起袖子“掂面”，围裙扎在腰间，淡咖啡色的毛衣领口上也粘着地瓜面的星星点点。一天午饭，我们班值日的同学与炊事员互相扭着脖颈来到夏老师办公室，我是生活委员，责无旁贷，必须同行。同学说少发给我们班一个窝头（一两），炊事员说绝对没有发错，是值日学生自己糊涂还赖人。越说火气越大，谁也不肯让步，眼看就要拳头巴掌一起上，脖颈上的纽扣已经摇摇欲坠。我不知道怎样评判是非，只见夏老师默默地从内衣口袋掏出自己的饭卡，从上面划去两个“单位”（我们的饭卡是每月一发，上面标明本月的口粮定量，一格即一个单位代表半两，两个单位就是一两），然后把饭卡递到炊事员眼前：补上两个单位吧！正准备大打出手的两人突然安静下来，默默地走开了。多少年了，这一幕

总不时在我心底泛起，而每逢想起，胸前就好像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。

1983年，我摊上“大事”了。一是“过早”评上了副教授，二是被“人民来信”告到省里。春天的某日，学校党委办公室一位青年同事匆匆忙忙来家里通知我：省里派人来调查你了，你不要紧张……到了办公室，两位省里来的领导非常严肃，要我老老实实陈述自己的历史，特别是1966年以来的表现。我倒是很淡定，因为自己是什么人、做过什么事心里十分清楚。他们问，什么人可以证明？我说除1969年和孙越一起去磁窑农具厂下放劳动一年外，毕业后结婚前一直和高照福同宿舍。那么在山师时谁能证明？我说我们年级主任是赵锦良，班主任是夏之芳。他们一听到这两个名字，态度立马缓和下来，相视一笑，对我也不再像审犯人一样了。此番调查后，我被选为泰安市人大代表、市人大常委会。

后来，因为我和夏老师的专业不同，联系一直不多，但老师“掂面”的情景，依然不曾忘怀。2017年初，几位老朋友帮助我编选的一本随笔、论文的小书在济南出版了。因为其中写到山师的几位老师，所以高高兴兴地委托老朋友魏建给几位老师奉上。济南和青岛快递的进度不同，我还没有见到书，蒋心焕老师和夏之芳老师先打来了电话，给以鼓励。夏老师要去我的地址，寄来他的一部新著。我虽然不能完全读懂，但知道这绝对是美学领域里划时代的新著。

夏老师在电话里轻言慢语地絮说着、陈述着，似乎在打捞回忆中的历历往事，又似乎在深深地思索、掂量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：增人啊，我们的专业不一样，经历也很不相同，但都是在自己的条件下，做得还不错吧？你、我，都算没有忘记为人师表的责任，更没有给母校留下耻辱……



从小学到联办中学七年，我很幸运地在本村度过。学校在村南河边的高地，离我家不到半里地。傍晚放学，一出学校东大门，往北走，全村一百多户房子尽收眼底。家家房顶上，一道道炊烟飘飘而上。天空一碧如洗，炊烟悠闲而逝，慢慢隐于蓝色中，此时，饥肠辘辘的肚子忽然就有了暖意。再看村西我家房顶上，炊烟袅袅而升，我仿佛听到了母亲手拉风匣的呼哒呼哒声，锅里吱吱响着，鼻孔里嗅到了饭菜香，心里便来了一股热浪，催着双腿飞奔回家。进家，果然看见母亲已经把地瓜饼子焗在锅里，蹲在锅灶口，一边往锅底草，一边拉风匣。母亲

的脸被火烤得红彤彤的，风匣缓缓拉着。

我放下书包，跑到风匣边，帮着母亲。母亲说，我自己来，你喂喂猪，要去吧。

我来到猪圈边的泔水缸，捞起铁勺子挖一瓢浸泡的草料，掺和一点花生饼，倒进猪槽里，半大的壳郎猪呱哒呱哒开始吃食。

我的玩伴等在门口，一早就商量好了的，分成两队，去抢占村西的水库大坝。玩着玩着，太阳静悄悄地下山了。站在大坝上，东望村子的上空，原来热闹的白烟渐渐消失在无涯的天空，偶有几家在做饭，孤零零的炊烟显得很冷清。我们知道，母亲做熟饭了。

正想着往回走，村里响起了母亲们的呼喊：儿啊，吃饭喽……我们便应答着往家跑。

有风的傍晚，炊烟刚一冒头，便被撕扯着，在房顶盘旋缠绵，倏忽消失了。北风带着烟雾的火辣味儿，扑进鼻孔，用别样的味道引领着我。即便闭了眼睛，那团温暖早就让风儿给了我信息，一种归家的情感瞬间而生。

早年，母亲患有胆囊炎、胆管结石，经常犯病，犯了病疼痛难忍，在炕上翻滚。实在忍受不了，便去医院输液。哪一天放学，我见屋顶没了白烟，便心里一紧，精气神儿一缩，预感到母亲又犯病了。

回家，偏偏真的母亲躺在炕上，疼得满头汗水。锅底没火，一股凉意涌了出来。那时候父亲任村支书，忙得不进家门。我赶快去叫叔父，送母亲去医院。我们兄妹轮班去伺候。

家里没了母亲，做饭没个时间。走出校门，不敢瞅我家房坡，先闭眼，念叨着母亲回来吧，母亲一定会回来的！睁眼再看一眼我家屋顶，空落落的，很寂寞。顿时，身子酸软了，走路都没劲儿。哪一天，母亲真的回来了，屋顶有了轻烟，家如磁铁石般吸引我奔跑。走到院子门口，轻挪步，侧耳听，母亲没有喊疼吗？细听，没有。放心地走进屋，母亲在

擀面条，锅里正煮着芸豆卤呢！

家忽然亮堂了，如一股春风扑进我怀里。我立即蹲在锅灶边，帮着母亲做饭。

大学毕业后工作，每到星期天回家。离家六十里，骑着自行车赶到家正好是吃饭时间。我总是从村南大河直奔家门。到了村口，我习惯地抬头，望着我家房坡，一缕缕静谧轻盈的烟冒了出来，家的暖意消却了疲累，摇着车铃，一路顺风进了家。

母亲把饭做熟了，坐在灶口，不时掉脸望着外面，手里拿着一双正纳着的鞋垫。没走进院子，我先就闻到了锅里的饭香，肚子咕噜咕噜响了起来。

如今，我几天回家一次，为耄耋之年的父母烧火做饭。虽然有了煤气灶、电磁炉、电饭锅，却总要把火炕烧热。父母对时间看得很淡漠，想吃就吃，便烧火做饭，让烟火慢慢冒出。饭做熟了，端到饭桌上，慢慢吃着。一顿饭，有时候能吃一个多小时。冬天，吃饭了，锅底仍然有火，炊烟不断，把炕烧得滚烫滚烫，把日子烧得有滋有味。

这时候，站在院子里，抬头看那慢腾腾冒出来的烟雾，跟夜色混淆在一起，时光便显得漫长而有厚度了，家的味道不知不觉溢满了院子。

【人生边上】

炊烟里的家味儿

□牟民